

遇“盲区”

黎 傲

孔子家马厩失火了,孔子闻讯后,第一反应是“伤人乎?不问马。”这句经典,被记入《论语》,值得好好研究。

在古代,马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,“行地莫如马,马者国之宝也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,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,而兵之所恃以取胜也。”(宋章如愚《山堂考索》)孔子有一辆木轮子马车,他经常到处讲学,搞社会调查,走在高低不平的路上,一颠一扑,一掀一坠,若没有马,就寸步难行了。

但马厩失火,孔子关心的,是否有人负伤,而不问马,老先生心里,只要人没事就好。仁者之心可鉴也。

现在,若遇到马厩失火、车撞人这类的消防事故,交通事故,有关部门是“不问马”还是“不问人”,却很难说。

网上说,校车事故比较多,这里那里,撞车翻车,死了伤了一些孩子,这件事牵动很多人的心,尤其是家长。但有的部门和学校所关心的是校车的经济损失,没有了校车怎么办?他们的心理盘算,提高校车投资,至少要花多少多少钱,云云。

又,某市大型货车撞车、撞人致死事故接连发生,网上见到“有关部门”是这样说的:这种大型货车太高,行驶中有“盲区”,这个“盲区”,大都没注意。于是呼吁市民注意大货车的盲区,并组织市民“培训”,实地识别庞然大物的“盲区”在哪里,怎样防范,专人讲解,普及防范,大概被撞的人要承担“盲区”的责任。

车上有“盲区”,是设计上的疏漏,理应立即加以研究解决,像我国对所有波音737MAX全面停飞一样。但事实是盲车照跑不误,扬尘撒欢,反而叫行人普及交通防盲,学会走路,中国有这样的城市交通法吗?说直接点,这个“盲区”,既在车上,也在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身上。这个“盲区”不清除,管理上就目迷五色,人民生命安全就没有保障。那些

病“马”、瞎“马”、跑起来冒黑烟的“马”,只要有钱,就“目中无人”,畅通无阻。“不问马”,难乎哉?



灯花

我坚信自己的车子没有喇叭,但我的车子有喇叭。没有喇叭是感觉,有喇叭是事实。有喇叭与没有喇叭的区别在哪里?想来想去,是揪还是不揪,不揪喇叭,有与没有都无实在意义。开车十几年了,到哪儿去,在哪条路上,我都要求自己做到:坚决不揪喇叭。为什么?还是从一件小事说起。

十多天前,我从南桥回到老家,在老家的机耕道上向南驰着,一辆车子从南面方向驶来,一二分钟后要与我的车擦肩而过,前面有一位老人在路边慢腾腾地走着碎步。南面的车子还没有开近老人的边上,喇叭已经响了起来,是长音,长音划过明丽的天空,钻进了人的耳朵。到了老人身边,喇叭又突然响了两记,短促、尖锐、惊悚。车过去了,老人却坐在地上,两只手捂着耳朵,低着头,干坐在地上,一动也不动。

我的车本来就慢,此时已经开不动了。停车,走了下来。我觉得,这个老人

就是我的乡亲,按辈分应该称呼爷爷,或者太爷爷。太爷爷坐在地上,一把老泪在干涸的眼眶里打转。我走近问太爷爷:我能把你送回家吗?老人一看,又是一辆车子,一根手指着我车子的车头,恐慌极了,嗯嗯唔唔地说了好几句话,我一句话也听不出来,但话的意思全看懂了:这喇叭还响么?那时,我就恨透了那只喇叭,也恨透了那辆远去的车子。

在一个上了很大岁数的老人身边揪喇叭,那不叫本事,那叫什么,你知道。那日起,我疑神疑鬼,也心心念念,要弄掉我车上的那只喇叭,我去过几个专卖店,问过几个师傅,大家都笑我:好端端的车子,好端端的喇叭,好端端的人,干什么呀?师傅们怀疑我得了什么精神病,都劝我回家,也顺便告诉我,喇叭拆掉是要违法的。这“违法”两字吓怕了我,我只好把车子开回家。

喇叭还在车子里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车子里,心情就一直悬空着,担心着。我非常怕自己哪日出门,手按了喇叭就响了。我担惊受怕,所以我用车时,先嘱咐自己,也祈祷自己,喇叭千万别揪。好在我的迈腾车,揪喇叭大拇指要用点力气的,我的大拇指力气小,要揪,先用力气,用力气的时候,我先想到了车里还有一只喇叭。

有一次,我与同事一起外出工作。需要跑几十里的路,途经青村镇街面,在最繁华的地段,前面有一位过马路的老人,我就在车里等,旁边的同事对我说,绿灯哎,揪喇叭呀!我没有回应,继续等待,等老人走过,才慢慢地开车向前走。同事拍了拍

我的肩膀,蹙了蹙大拇指说,好的,学习了,是不揪为好。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次,因为有人理解了我,我感觉文明终于得到了理解和

支持,文明在传递。我那时开始反过来说了,这车子有喇叭是好事,可以考验一个人的意志、习惯,以及文明程度。现在,我能做到车上喇叭有,心里没有喇叭;心里没有喇叭,心里就有了什么,你也知道。

我的这些开心每次都让回家的路段折腾得倒胃水。每一次回老家,途经江海路、平庄路、金海路、新林东路、浦星路,路多路长,总会遇见几十辆车。有些车,又高又大,又粗又壮,又长又宽,你的车开在他前面,绿灯才亮起一秒,

后面就开始滴滴,而且滴个不停;假如在你车边开过,不但速度快,风力大,还不时地揪着喇叭,那个气势就像开了动车、高铁,或者飞机一样。抬眼望,高高的车头里坐着一个人,这人个子真的不大,一如他的灵魂。

我对我妻子说:这样的车,为什么要装喇叭,而且都是大喇叭。妻子不以为然,车子不装喇叭还叫车子?车子必须装喇叭,全世界都一样;但揪不揪喇叭,如何揪法?全世界都不一样。假如哪一天,开车的人,少揪喇叭,或者不揪喇叭,这是一个怎样的安静世界。

现在暂时做不到,但至少要做到:不向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揪喇叭。

释放善意,是善之花。人心的善意,要舒卷飞扬于现实,这比只是蕴藏于心更具意义。就如花之绽放,是树枝抽芽暴

心里,是将温情化解人之间的隔阂,是将温馨弥散在生活的空气中。善之花的开放,虽不功利,但终究会收获善意之果,这来自于自己,也来自于别人。

释放善意,并不需要雄厚的物质实力,那些出手阔绰的行善之人,有许多并非是对善意的珍视,而是对善意简单的处置,是用物之手遮掩了善之心,善意惟剩哭泣。

释放善意,也勿善小而不为。一丝善意,于己可能微不足道,而对别人而言可能就是春风扑面。善意的杠杆效应,在人心可以充分发现。

对自己的朋友,释放善意,也对自己陌生的人、并不喜欢的人乃至竞争的对手,释放自己的善意,这种真诚和大气,未必心贯如虹,却可以温润干涸的心地。

对每个人来说,其实都有释放善意的可能和地方。吝啬善意释放的人,一定算不上是心灵光明、心理健全。只要你乐意,善意是不会缺少的,一句言语,一瞥目光,握一下手,抚一下肩,都是善意的释放,而微笑是最平常的善意的释放,所以微笑也是最可见的一种人性之美。

释放你的善意吧,抛弃赐予的心态,也割舍狭隘的心域。用最平常的心。也请接受别人给予的善意,以善报善,微笑面对。倘若人人都释放出真诚和善意来,这人类心灵的阳光将强劲地证明,人间就是天堂!

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一生奇缘很多:七岁就与吴昌硕结缘;十七岁入题襟馆;十八岁出版字帖;与李叔同(弘一法师)同受业于张美翊师;年未弱冠已与康有为、章太炎、张静江、杨庶堪、袁克文等名宿大家相交;在青洪帮中的高辈份;张大千、邓散木欲拜师于朱复戡;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向朱复戡借的车;晚年又书复秦泰山刻石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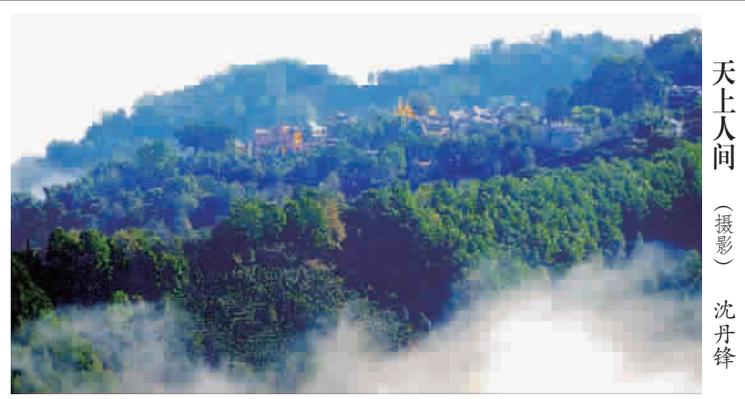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所述或许是朱复戡晚年的又一段奇缘佳话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去朱复戡府上。闲谈中朱师言及前些日子安徽百岁画家萧龙士来上海拜访他,拜访的目的除了问候,就是请老师为学生的百岁寿辰题写一个“寿”字。为什么百岁老画家要称九十岁的朱复戡为老师呢?原来萧龙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入校上海美专,而老师恰是朱复戡。朱复戡那时称朱义方,萧龙士是班级中最高龄的,要比老师朱复戡大11岁,听到百岁老学生要请自己写“寿”字,朱复戡当然不敢辞却,马上认认真真地为百岁寿星学生写上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。

事后朱师笑着对我说,老师为学生写“寿”祝寿已然不多了,而九十岁的老师给一百岁的学生写“寿”祝寿,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人了吧!今趣记此,日后或又当成为艺坛一段佳话也。

今趣记此,日后或又当成为艺坛一段佳话也。

老师为学生写「寿」祝寿

冯寿侃



天上人间 (摄影) 沈丹锋

纽约是个国际化大都市,高楼林立,商贾繁荣,没有做不到,就怕想不到。我们下榻的是希尔顿酒店,它位于纽约中城西区的曼哈顿,出门走5分钟就是第五大道核心区。

第五大道上有许多餐厅,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,但我这位“中国胃”而言,牛奶面包对付个一两顿还是能够承受,但要天天如此,不免让我胆颤心惊。

于是,我让女儿用手机搜索周边是否有“适销对路”的中餐馆。女儿惊喜地说道,在曼哈顿的上西区有一家家中餐厅,叫“西安名吃”。女儿循着手机导航,在一条僻静的并不宽敞的弄堂里,找到了这家装修并不奢华的中餐馆。

正值午餐时间,店门外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队伍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来此用餐的食客,金发碧眼的老外竟是“主力军”,华裔食客反倒不多。

进入狭长的店堂,墙上张贴着一张食谱名录,粗略数了下,有三十几个,几乎囊括了陕西的小吃,不仅有凉皮、臊子面,还有代表汉中面点的精华——肉夹馍……店堂橱窗里还陈列着该店被《纽约时报》《纽约杂志》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福布斯》等报道的报纸,橱窗里还有一位帅气的小伙子和一位老外的合影。女儿告诉我们,这个小青年就是这家店的老板,名字叫 Jason Wang。巧得很,这天我们去用餐,这位年轻的老板正在店里帮忙收

银。我想用国语与他交流,只可惜他8岁随母亲来到美国,英文讲得多,中文说得少,能听懂几句,但基本不会说了。通过女儿翻译,我知道,他的父亲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位面点师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闯荡美利坚,开始在法拉盛华人餐厅当大厨;2005年,有了一点积蓄后在法拉盛一家购物中心的地下室开了一家奶茶店,兼卖一些传统的西安街边小吃……

由于 Jason Wang 的父亲所售的西安小吃味道纯正,在法拉盛成为“人气美食”,业绩骄人。这年年底, Jason Wang 和父亲在法拉盛开出第一家以西安风

味小吃为主的“西安名吃”。随后几年,父子俩搞起了连锁经营,在曼哈顿、法拉盛、布鲁克林又开了10家连锁店。

为了保证“西安名吃”的产品质量, Jason Wang 建起了5000平方米的中央厨房,主要的调味料都由父亲亲自掌勺。我们点了经典的肉夹馍、凉皮、豆腐脑、羊肉泡馍等西安风味小吃,感觉它们确实风味纯正。凉皮加入蒸面筋块及时令蔬菜,吃时加醋、酱、蒜汁、味精、盐、辣椒油、香油等,别有风味。肉夹馍中,腊汁肉、白吉馍合为一体,互为烘托,馍香肉酥,回味无穷。羊肉泡馍肉烂汤浓,肥而不腻。连喜欢麦当劳、肯德基的女儿都奔“洋”迷“中”,直说好吃!我那备受“煎熬”的“中国胃”,也终于“喝到家乡的水了”。

离开纽约前的那个晚上,我们意犹未尽,再次去“西安名吃”吃“最后的晚餐”。巧得很,竟然又撞见了在厨房帮忙的 Jason Wang。他听说我们明天将要回国,就用英语对我们说,希望你们再来纽约,并做了个很诙谐的表情:再来吃肉夹馍!

我说,在异国他乡能够品尝到醇厚的中国传统美食,要谢谢你和令尊的不懈努力与传承。他腼腆地笑道: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,我真想去中国取点美食真经,让中国的美食不断发扬光大。他停顿片刻,信心满满地说,我的目标是让“西安名吃”在纽约深入人心……

我想, Jason Wang 的这个“野心”是会实现的!

一落贵阳,就见得远处群山林层叠,云雾缭绕,如一幅铺开的水墨画,极富灵性。

夜晚的贵阳城,天空有些灰蒙蒙,有一些淡淡的雾霭。初秋的风吹来,丝丝凉爽。

汽车行进在从贵阳到遵义、赤水的高速公路上。这条贯穿川黔咽喉的要道,穿越在山洞中,架设在山谷间。

于是我们,一会儿钻入了穿山隧道与世隔绝,一会儿又时光倒转回到人间。车窗外,一座座的山川相连着,也在云雾中变化着。高山峻岭处,散落着几处白墙乌瓦的房舍,细窄的山路,蜿蜒着远

上。赤水河,被当地人形容像一条红龙,绵延有几百公里。

两岸的山峰高近千米,可是到了眼前这个茅台镇,却突然低矮到只有400米。而茅台酒厂和那最古老的生产车间,更是在镇的最低处。

炎热、潮湿的、终年无风的大山的低洼地,满山谷的、红土里生长出来的、矮小的红高粱,外加取之不尽的、赤水河那浑浊的水,怎的就酿造出了搬也搬不出去,且一百年也挥之不去的浓郁味道的贵酒,让这方山坳里的人们可以如此大富大贵呢!真是有些神

秘了。

在铜仁,见识了那些朱砂和鸡血石头,据说朱砂晶石,可以卖到千元一克,那样的万山幽谷亦是何其贵重的地方呢!

可是却总有背篓者的身影在脑海闪现,在那幽闭的大山深处,还有多少想走出来,期待用背篓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工呢!而那些当地政府,又是多么期待着,在喀斯特地貌的环境里,用煤化工产业撬动 GDP 的增长和发展。

于是,短暂的贵州之行,留给我的,就不只是文人墨客眼中那烟雨春秋的风景和云雾缭绕的山峦了,似乎也有一种折叠的印象了。

折叠的印象

汪燕影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汪燕影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折叠的印象

旅游

折叠的印象